



類苑叢寶

1493
229

共二十一卷



類苑叢寶卷之十七

官職門

縣尹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其職一也晉謂之大夫魯衛

謂之宰楚謂之令尹戰國以來郡大而縣小秦有縣令長漢因之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或謂之贊公少公少仙

無喜無怒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賞當諉

晏子為阿宰三年毀聞于國景公召免之晏子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之二年而譽聞于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

1493
卷 22-9

樂德齋

類苑卷之十七

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
受彈琴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戴
星而出戴星而入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故宓曰我之謂任人子
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宓子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
請君近史二人與俱至官使書之書輒使掣其肘書不善又怒
之二史辭歸報魯君魯君寤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
數矣遽使人告之曰從子之制 宓子過于陽書曰子亦有以
送僕乎書曰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
陽鱈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若食者鮒也其魚博
而味厚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

驅之車驅之夫陽書所謂陽鱈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黃賢
者而與之共治 齊寇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人不及刈麥請
民出刈宓子不許季孫讓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
不耕者得麥民將樂有寇也 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
期陰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
焉曰允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鱒
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鯁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
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閤行若有嚴刑于
旁宓子賤為單父有若曰子何瘦焉宓子曰憂官政也 **治民**
猶牧 卜式輸家財助邊召拜中郎式不願為郎令牧羊上林

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之道亦猶是矣時其
起居惡者弁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拜候伏令驅車恭罪賈
彪桓帝時為新息長時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
彪出按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
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致其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男
名賈子女名賈女三善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三稱其善
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稱善何也子曰入其境田疇盡
易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
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間諸
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

容盡其美乎十奇

宋嘉祐中王允規知清河縣軍民歌詠有

十奇吏民不識知縣兒掘却曹司舊肚皮買物例價不相虧平
心處事盡無私街頭不見凶頑兒蝗蟲不入境內飛不敢賭錢
怕官知不義不孝不敢為鄉村不被公人數百姓納稅不勾追

馴雉

魯恭為中牟令以德化為理河南尹素安使掾肥親往

廡之恭隨行阡陌有雉過旁有童子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
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迹爾今蟲不犯境
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明虎**東漢章
恢字漢宗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
呪之曰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

罪自知非是者嘗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一虎視恢鳴吼跳躍自奮遂令釋放吏人為之歌頌

斷牛

唐張允濟為武陽令與元武縣隣界元武民以牯牛往依婦家者之孳十餘犢及歸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焉因令左右縛民蒙首過婦家村中云此盜牛賊召村中牛主悉集各質所來婦家不知其故恐連及指其誣牛曰此婚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此即女婿可以此牛還婚家婦家叩頭伏罪元武縣聞之大慙

唐裴子雲為新鄉令邑人王恭欲往戍邊留牯牛六頭於舅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璉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

訴之子雲收八獄捉璉至曰賊盜得牛三十頭截爾莊內即拷之璉急曰吾牛實外甥牯牛所生於是以五頭酬璉餘牛還恭

放囚還家

東漢虞延字子大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放

囚徒還家囚感恩德如期而至 晉曹攄字顏遠為臨淄令嘗

辨寡婦冤歲暮行獄問囚有何親戚答曰有父母在乃憮然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願見家當如期還獄否眾泣曰若得暫歸死且無恨攄於是開獄放之至期相率而還一縣嘆服號曰聖

君加囚之市

後魏高謙之為河陰令有盜以囊盛瓦礫指為

錢物詐市人馬逃去謙之偽加一囚立於馬市中有二人在旁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問悉獲其黨

答民情力

宋張詠為崇

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
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答而遣之奸吏引去
魏高柔字文惠為管城長縣中奸吏皆引去柔教曰昔丙吉吏
有過者容之諸君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引去皆自勵可也留犢
魏時苗為壽春令初至縣乘牛車歲餘生一犢及去謂主簿曰
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留之而去潁川四長 東漢
桓帝時韓韶為羸長流民萬戶八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
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
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以德故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畫像
勸學 東漢高彪字義方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

以諷諫靈帝異之遷內黃令帝敕同僚臨送於上東門詔東觀
畫彪像以勸學者 晉陸雲為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圖畫形
像配食縣社奉法不黨 楚令尹虞丘子薦孫叔敖於莊王曰
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
可使附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珦為國老以叔敖為縣
令後立子家人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于王曰臣
言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法而不黨施刑而不酷可謂公平莊
王曰夫子之賜也潁川吏政 宋張希顏景德間為萍鄉令時
張詠守金陵范廷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
曾見好官貧否答曰昨過袁州萍鄉縣有邑宰張希顏者雖不

識之知其為好官負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修葺田疇皆墾
關至縣則塵肆無賭博市肆不誼譁夜宿邸聞更鼓分明以是
知其必有善政也詠歎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負也即日同
蕭子朝**暴身降雨**東漢祝良為洛陽令時天旱禱雨良暴身
階前甘雨滂沱道不拾遺漢何正武之弟為長陵令道不拾
遺王渙為河陽令道不拾遺商賈露宿張允濟為武陽令
有人夜行遺錦袍行十里方覺曰吾境無拾遺者還取果得之
庭可張羅隋劉曠為萍鄉令七年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爭訟
絕息因園草蒲庭可張羅高頰薦之以為荊州刺史在晉書
魏馮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

馬至午後不與蜀豎曰今作齋馬不承貴人梁沈疇之具與
人性疎直為丹徒令自以清介不事左右諸言日至遂鎖繫尚
方歎曰願一見天子是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所
以獲罪上曰清何故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疇
之以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重除丹徒
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
不止不東漢鄭弘為駱令郡人得遺寶懸於道求主
還之春大旱駱獨致雨蝗起泰山獨闕界不入揚球為茂陵
令以至誠接下比縣連歲蝗災不入茂陵境漢戴封為西華
令蝗不入界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晉謝奕吾為壽張令望至界飛逝不集**猛獸渡江** 庾黔婁為
 編令先時縣多猛獸至此皆渡江去 漢劉平為全椒長五日
 一聽事先是邑多猛獸每為人害平視事三日獸皆南渡百姓
 懷息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縣獄無繫囚**神君** 喬
 智明以德行著稱為陰慮令民愛之謠曰神君 張潭為和寧
 令百姓愛之如父母謠曰慈君 崔瑗為汲縣令開渠溉稻民
 賴其利為故七年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作我慈仁父臨民
 布德澤決渠作甘雨 宋登為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邑人配
 社祀之**嬰** 唐何易工為益昌令監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
 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不仁茶且不可活矧厚斂毒之手命

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罪公得免竄耶答曰吾敢愛
 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日焚之觀察使素賢易于
 不之劾 刺史崔朴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捧易于自腰
 笏引船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桑惟易于無事可
 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種柿** 宋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
 丁種桑十五株柿及梨棗各四株女丁半之 晉潘岳為河陽
 令多植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百城表** 梁樂法才為建康
 令不受俸秩比去積至百金竟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白曰居職
 若此可謂百城表矣**鐵龍渡海** 五代賈郁補僊遊令性峭直
 不容人吏文過及受代一吏酣酒郁怒曰當再典此縣必懲之

吏揚言公若再來猶缺船渡海後郁果拜典舊邑時醉吏盜庫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竊銅錘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槌 有邑客遺果其辭曰此某家新果人皆不知郁曰君有兄弟否答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勢來者知是知倍于古人也竟不受客慚而退 **斷人手推** 南宋傳琰字季珪為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不決琰各問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許**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捕獲盜賊會有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去毋乃為累乎德秀曰已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明日盜果尸虎還舉縣

嗟嘆 玄宗開元中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德秀唯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為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懷州之民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 **取芋償直** 宋何隨郟縣人初仕蜀為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已土饑送吏取民芋以自給隨即以綿繫其處償直後民視芋見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庶必此人也 **清水平衡** 宋葉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縣民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作令一策** 齊劉玄明為山陰令故為天下第一傅崱為代玄明日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酒此第一策 **詢民士編** 唐鄭至道知天

台縣專務教化民心悅服後秩滿邑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家
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諭民書七篇尚存傾資賑陞唐

張巡為清河令人有負節義以困阨歸之者傾資賑護無以吝

襄邑令頌

晉江革作襄邑令傳渾頌曰明明君侯臨下有赫

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乃永其清乃玉其潔風抗其高雲垂其澤

君有遺愛民有遺思涇水

唐劉敬和令高苑縣道歲飢

即擅開倉賑民嘗令涇川長山鄒平等縣皆有聲民歌曰高苑

之樹枯已榮涇川之水渾已澄又李錫之為蘆城令變苦水為

甘泉叩頭反風

劉昆在江陵反風宋曾準知公安縣火燔

民居準以身叩之風反滅火父老祈禱

唐李君奭為醴泉令

有異政考滿當罷去父老聚于佛祠祈禱冀諧所願宣宗拔獵

渭上見之及懷州刺史關上手筆除君奭唐宣宗獵於苑北

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強盜數

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

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鬼神破膽

唐李泉為洛陽

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進士劉蕪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聲

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

食無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杖殺胡雛

唐崔隱甫為洛陽

令梨園弟子胡雛者善吹笛嘗負罪匿禁中玄宗召隱甫入時

胡雛在側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

樂工也臣請解官再拜而去帝遽曰朕與卿戲耳遂令將胡維
曳出門外隱甫立杖救之賜隱甫百緡檢曳中使 唐崔發為
鄴令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八曳之于庭詰之乃中使也上
怒收繫臺獄給事中李勣等上言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
發輒曳中人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積憂成疾所宜矜念上
曰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
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
杖發四十 **治縣譜** 南齊傅僧綽與子琰並為山陰令父子並
著奇績江左鮮有世云譜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宋劉彙懷安人為胸山令恤孤寡平賦役凡所以惠民者無不

至邑人紀其事曰治範為文顓神

唐狄仁傑為昌邑令有

老媪泣訴虎害其子仁傑為文顓神未幾虎伏堦下乃告於眾
而殺之後又為幽州都督有功賜紫袍龜帶武后自製金字十
二以旌其忠 宋張逸知青神縣東南有松栢灘每夏秋暴漲
多覆民舟逸為文禱神不踰月而灘為徙五里自是無溺者
逸知青神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揚異相繼登科逸
改其居曰桂林里 **伏劍誅吏**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
出視其鬚旁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
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乖崖授筆判
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

首申臺府自劾 崇陽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
按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民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
成民得其利桑公栢 寇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栢於縣庭民以
比甘棠謂之桑公栢善作林 范純仁知襄城縣有惠政課民
種桑民號其桑為著作林以純嘗為著作郎也 感信母子 唐
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今以不天常自爾
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
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白首共載 子奇年
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曰未至阿及之還
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

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以不
還至阿鑄其庫兵以為農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新
序製錦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
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其為美錦不亦多乎遺物還主 閻憲
字孟度為綿竹令以禮讓為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
物一囊中有錦二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
化遷屬郡民泣涕送之以千數華陽 摩耳斷獄 方儲字聖明
為洛陽令功曹竇憲客為憲所諷夜殺人斷頭着奩中置廡門
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入言為功
曹所殺按功曹掎竟具服後漢書 懸寤得好 何柢字君甫補

成都令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衆咸畏祇之發摘或以為
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外合蜀志

煮挑人

萬亮為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椎木刻作亮身燒

柴煮湯火熾挑人自鬻趾去

勸巫為農

陳希亮字公弼

知鄆縣有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
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
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

我緋衣老人復出矣

宋史

與死人語

後漢周紆字文通為博

平令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
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

芒乃密問守門人曰誰載糞入城門者對准有廷掾耳又問鈴

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拷問

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暴虎成狸

鍾離意

遷瑕立令男子倪直勇悍有力三日一飯十斤肉五斗米便弓

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好犯長吏意召署捕盜掾勅云令昔嘗

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宜慎之復召直子

涉置門下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吐氣

大言意曰能為子屈者自縛謝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

曰前告汝曹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械直父

子對掾之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為善所謂上德之政鷹

化為鳩暴虎成狸此之謂也 意為堂邑令詔徵公車縣人陳

張送意到洛陽過潁陽太守問汝君與太守孰賢張曰明府之

徵邑贈送者萬人男子攀車於路女人號哭於室以此觀之殆

不及也

置膏不潤

孔奮字君魚守姑臧七年治有絕迹賜爵

關內侯奮素孝供養至謹在姑臧唯老母極珍膳妻子飯食意

芥時人笑之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設壇引咎

公沙穆為弘農令界有蝗虫食禾穆設壇引咎請

以身禱於是暴雨來螟虫頓消

置極設奠

劉蕃為江夏高

令及卒百姓如喪父母將歸不受祭吏民往往相聚於路側望

柩設奠酌而哭之

放牛於野

續漢書王渙為河南溫縣令土

俗豪強渙到縣舉賢誅猾道不拾遺卧不閉門皆放牛於野

捕王奴

崔皎為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丞前以上

長兄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群奴潛

匿王家皎命就擒之王懼盡縊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

厚

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隨所

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為大恥皆相勸勵

去官竟不撫一人

免冠亦去

貢禹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少

失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解劍

趙珪少好遊俠行部帶劍過亭長亭長譴之乃歎曰無

大志故為豎吏所輕耳于是解劍掛壁曰珪不乘輕車佩綬不

復帶劔因之京師請太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
野王令乃解劔帶之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糲
讀五車書 宋吳靖為長沙令一日自嘆曰讀五車書辛苦十
年不得綴鴛鴦班髮已垂白蹤跡飄零尚為百里陶元亮復何
入耶**止競渡船** 五代蕭結為邠陽令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
競渡船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符曰秋開五桑蚕長三眠人皆
忙迫划音華甚間船守為止之**水不可導** 宋張及知臨邛縣太
守欲引水浚舟遣吏于縣決堰水時農事方興及謂吏曰涸民
田以事嬉遊可乎令可去水不可導守聞之歛容以謝音為
信 南唐廖凝為都昌縣宰以廉自守秩滿題詩修江寺五斗

徒勞更折腰三年兩鬢為民焦今朝解印言歸去還挈來時舊
酒瓢**父疾棄官** 庾黔婁易子也少好學性至孝仕南齊為尋
陵令政有異績父在家違疾忽心驚流汗即棄官歸每夕稽顙
北辰求以身代移在省員 宋吳時知鄭縣轉運使檄華州餽
米五萬輸長安時曰古者用師則累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
就食誠移兵于華則運費可省轉運從其言**妖為天啼** 宋沈
希顏嘉祐間知零都縣公宇後妖禽夜啼希顏書其木云此處
離朝路幾千為官不取一文錢平生不養無情鳥遮莫妖禽夜
哭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灾沴不生百廢俱舉**榜門受餉** 梁
長城令何敬叔東海剡人素清廉一日榜縣門受餉得米二千

斛他物稱是悉以貸貧民輸租悔取一硯宋張舜民知襄樂

縣及代去惟取一石硯後猶追恨焚舟而泣元祐初何執中

知海鹽縣為政識先後邑人紀其十異滿去父老乞留焚舟而

泣縣令拒命唐楊瑒為麟遊令時竇懷貞大營金僊玉真二

觀擄取畿內民貲以佐費瑒固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

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寃抑耳何論位高下乎懷貞壯其對遂止

不取顏闕大夫宋尹天民知相如縣時王黼得政舊在太學

乃天民所隸齋生也有強天民謁黼者天民笑曰見王丞相豈

不得好官恐為顏闕所笑題旗為餞宋楊瑾知華亭縣施政

有條上下信服境內稱治秩滿鄉老泣送且以二旗為餞題其

上曰農人不會題詩句但稱一味好官人昌黎能宋政和初

韓瓘為於潛縣興利除害民甚德之政暇嘗遊憇于崇雲山之

東軒後人目目為昌黎館以寓去思棄藪而泣齊樂豫為永

世令病卒有老媪擔藪貨於市聞之大泣棄所貨藪而泣曰失

樂令我輩應就死爾一市人皆泣捧酒以迎唐韋景駿歷肥

鄉令後為趙州刺史道出肥鄉民喜爭捧酒食迎犒小兒亦在

其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迎對曰

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障皆公所為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

所以來迎駿嘉其意為留終日清白端謹宋蒲堯仁知太和

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經旬不知肉味曰吾不以口腹累人為

官三年如一日 **識民且半**

宋程璠知豐城縣識見高爽凡山

川道逢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越年雖多不復忘廢為

邑三年識其民且半 **瑞蓮嘉禾**

宋司馬撤知遂昌縣留心撫

字教化大行有瑞蓮嘉禾之應 **白雀青鹿**

吳在木咸平中知

餘干縣有白雀青鹿之祥民歌曰吳公木政嚴肅惡者憂歸曰

善者樂化育鳥有白翎雀獸有青毛鹿不見犬聲惡人走昔日

屢空今皆是 **不愧蒼天**

宋張之才紹聖初知陽城縣及去任

辭湯廟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道有靈應

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中牟良令**

晉侯問趙武曰中牟三國

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其得良令也誰可爾武曰邢伯可

韓子 **寧食斗父**

屈突蓋為長安令以威嚴顯時為語曰寧食

三斗父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見屈突通 **稱為良令** 宋

沈憲為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嘗

時稱為良令 **頌德立祠**

崔瑗字子玉為汲令遷濟北卒官吏

男女號泣共壘石作壇立碑頌德而祠之 晉荀勗字公曾為

安陽令遺愛在人人為立生祠 狄仁傑字懷英為彭澤令人

為立生祠

李綰除栢人令有仁政縣為立祠 **縣有翔鸞** 漢

王臯為重泉令有翔鸞至止於縣庭十餘日 **大化** 後漢

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畢乃令子弟群居就學輕忿者役

以田桑暮年稱大化覽初到有陳元與母居母告元不孝覽曰

吾近觀元并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也是仇覽未至耳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陳人倫孝行元遂成孝子鄉邑謗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鳥哺所生焚軀雨至戴封為西華令

大旱祈雨將欲焚軀而雨至既憤投地齊下迄之弱冠為上

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凱以令長裁之憤不能容脫憤投地

拂衣而去豪右側耳李昌為馬昌宰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

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豪右側耳緋衣銀章王正雅為

萬年令穆宗時京地彌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

綽為京地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賜之單馬詣

賊李大亮投土門令胡賊大至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說

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遂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因訴閭產

蘇頌知江寧縣承南唐後板籍賦與皆無法度公至每因治訴

旁問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

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何不自言相頷而驚無敢隱者一縣

以為神明聞名召試王禹偁字元之知蘇州長洲縣日賦五

題人多傳誦太宗聞其名召試相府授直史館賜五品服擇犀

帶以寵之魯公補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道守海

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跽魯公補因鼓有感孫抱為延陵令廣

陵高爽諸之抱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曰身

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辱受打未渠央后紙榜門

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
 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某日詣縣皆如期而
 至不敢後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息信每期會賦役
 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縣丞 縣丞長吏也百官表縣百户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回
 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 丞主刑獄囚徒 漢縣丞
 尉多以本府人為之三輔縣則無用他郡 中下縣則不置丞
 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閑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
俱有聲氣 裴子雨為下不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
 善言語會論事多稱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

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解縣難問** 張玄初為縣丞嘗以
 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大儒也
 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縣矣遂請上
 堂難問極日 **但守清白** 唐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
 年而登列岳每謂寮屬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
 無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約從繫囚** 唐臨為
 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雨時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
 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今因請假召囚悉令還家
 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倍感恩義至時畢集唐書 **以誠為**
齋 楊萬里丞零陵張忠獻公請寓焉勉公以正心誠意之學

佩服其言遂以誠名齋堂上之唐崔希高以仁孝友悌聞

丁母憂哀毀過禮為鄴縣丞多草生所居堂上一宿而罷蓋盈

尺不謂亦實唐韋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記

其姓名於笏因舉笏亦所薦者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

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貫之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

矣貫之唯唯竟不往獨送胡銓宋王廷珪安福人彌瀘溪舉

進士調茶陵令以職事忤上官拂衣而歸胡銓力排和議貶嶺

南親友無敢通問廷珪獨送以詩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

為天下奇秦檜怒流辰州五斗先生王績求為六合丞以嗜

酒不任事時天下亂因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將安之乃還鄉

里常以周易老子置於床頭著五斗先生傳及無心子傳親為

註唐王義方為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

方曰乘覆非馨馨在明德遂酌水而祭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

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禮蠻夷大服

主簿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至隋始置之釋名云主簿

者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開諸事也

金陵佳婿唐楊於陵傳釋褐為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度金陵

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

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遷為戶部尚書獲頭

不得唐張彖登科為華陰簿乃為守令所抑歎曰大丈夫有

凌雲蓋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
遂棄官而去 **物色無幾** 唐顏春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

亡其籍至迂口記物色九千餘人無所差長吏陸象先異之 **憂**
人誤死 晉習鑿齒為桓溫主簿時有知天文者至溫問國家

祚運荅曰方永溫不悅送絹一疋錢五千其人馳詣習曰賜絹
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棺耳習曰君幾誤死以絹戲君以

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其人大喜詣溫請別告以習言溫笑
曰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時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

詰習主簿 **許人被誣** 唐穆贇為濟南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
史以剛直不屈於廉訪使遂被誣貶泉州司戶贇奔赴闕庭請

泣上許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伸父之冤憲臣奉君
之命楚鈞不衝于牛斗秦臺自洗于塵埃贇由是知名 **除虎**

唐顧少連字夷仲為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隘
阱獨移文獄神虎不為害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

守得 **一偉人** 薛奎守蜀或問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
學名世謂范鎮也鎮舉進士為新安簿 **號為三傑** 朱光庭調

萬年主簿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鄱縣簿張山甫主武功
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 唐魏谷倚為太原主簿

與傅嘉謀吳少微號北京三傑 **折紉烏竿** 明道再調上元主
簿常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

與傅嘉謀吳少微號北京三傑 **折紉烏竿** 明道再調上元主
簿常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

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佛首不光** 伊川任京兆鄠

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聚看為故者畏其神

莫敢禁先生語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俟復現當取其首就

觀之自是不敢復言有光矣**高士軒** 朱晦庵為同安主簿解

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以令甲內允簿所當為者大書揭

之捐間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之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

後罷服**藏錢許** 明道任鄆縣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

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許曰父所藏也明道問曰

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年曰二十年矣

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

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詠遂服今奇之

遇事逢蠶 唐李畬為汜水主簿遇事蠶蠶甚有聲稱雖村童

廝養一閱無不知替代姓名累轉國子司業**詩碑** 唐賈島為

長江主簿有詩名人為立**詩碑** **以米易蝗** 孫覺調合肥主簿

歲旱州督民捕蝗覺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為除害而享

利守從之**不欲躁進** 吳淵為建德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

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丞欲以此處君淵

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為之改容**不附長官** 呂誨為

旌德縣簿為小官不肯附長官人以其遠到**不避形跡**

宋任伯雨字德翁嘗為清江簿事有戾于民者不避形迹極言

於令邑賴以治 **諸朝白事** 宋吳擇仁字智夫為開封雍丘簿

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 **碎水仙像**

宋吳縣主簿孫子秀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有妖人自稱水

仙子秀往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

妖遂絕 **商英平蠻** 宋張商英初調通川簿渝州蠻反詔運使

張詵討之惟王袞未降公言於詵曰蠻亦人耳以禍福諭之宜

聽詵檄公行王袞見而下拜蠻遂平趙抃薦之召赴闕初對即

袖草茅憂國書以進擢光祿寺丞 **鐵主簿** 齊許錞性識敏

速達于從政嘗為司徒主簿以其能判人牘入鐵主簿有公輔

鬼 張昇字杲卿少力學有志操為營丘簿留守王曾以為有

公輔之器 葉正簡公顯字子昂調南海主簿攝尉事盜發州

檄巡尉與顯同捕巡尉獲盜十數人歸勞于顯顯曰掠羨欺君

偉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府帥曾聞告其子連曰仕不求達勞

而能遜業主簿宰相器也汝往見之因倡諸部使者薦于朝 **儒**

術通要 劉顏字子望經行純備為任城簿李迪辟為從事所

著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言石介見其文歎曰恨不得在笈子之

列 **投劫拂衣** 宋吳江簿李衡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

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劫于府拂衣而歸 **以死贖命** 周嘉仕

郡為主簿王莽未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

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嘉乃擁蔽因呼賊曰卿曹皆民也豈有

還害其君者邪嘉以死贖命因仰天號泣群賊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送之

論城告急

魏龐涓為太守徐揖主簿郡人

黃昂反圍城涓棄妻子夜踰城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

肯發兵涓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與兵軍未至而城已陷揖死

涓乃收斂揖喪行服三年乃還

對賊爭論

晉易雄仕郡為主

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

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

舍之嗣獲免

變名報仇

合浦尹方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

不笑方問其故有重仇未報方乃變名報之天子奇之舍而不

問

頭乞代

廣陵劉雋為郡主簿郡將為賊所得雋叩頭流

血乞得代之彌呼抱持賊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

拔劍厲聲

陳留戴斌為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蠶吾里人拒

之斌拔劍厲聲走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納之

辭墓

公孫瓚為郡主簿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

下親迎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

徒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泣辭毋墓酌觴祝曰昔為人子今

為人臣太守遭事當送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

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

寒雪迎醫

陶侃為郡主簿太守張夔妻病速迎醫天正寒雪諸綱紀皆難

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夫人當比毋安有親病而難迎醫

乎乃請行僭屬皆愧之蕭服齊金朱雋為郡主簿太守尹端
 被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
 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補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
 喜放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聞雀而笑成子柳中
 人能達鳥音為郡主簿與眾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覆
 雀相呼往食之眾遣視信然轉換五獄後漢繆彤字儒公仕
 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
 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詰關
許杜寧陽主簿請關許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復上
 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止

詰單于以告寃乎帝大怒刻以大逆虞翻駁之曰主簿所重君
 父之怨百上不省是有司之過焚燒衣幘李宣之子名表宋
 公令寇端召表為主簿表不樂為吏於寺門中焚燒衣幘端怒
 收表欲殺之陳仲舉聞之至宋公欲請表先過宣宣問何故表
 曰欲見寇令請足下兒宣曰吾子犯罪罪當死如有白君豈安
 殺人宜此還端追問仲舉仲舉具以語之端乃歎曰李宣烈士
 也即原諭避大駕蘇弁為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
 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
 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肯肅宗幸靈武至新
 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

安及車駕至迎扈儲時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

題壁 唐張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為高郵主簿使于都場以州

縣徒勞率然題客舍壁曰筋力盡于高郵容色衰于主簿豈言

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集于京吏部

負外蔣欽緒考試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友朋之過歟琬謝

曰士感知已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建儲蜀李景為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蓋之心委以髣髴之職

古今注羊名髣髴主簿

縣尉

漢諸縣皆有尉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後漢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追捕盜賊伺察奸

邪

仙尉

梅福為南昌尉一朝棄妻子去傳以為仙

香尉

魏奉古授雍

聰尉

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曰香尉

立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文授筆列疏

之章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

也由是知名時挺泣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也他日持

此不附郡守

趙忠簡歸寓常山縣郡守章傑知中外士大夫

平時多書疏往來可為奇貨以媚時宰密諭邑尉翁蒙之以搜

私釀為名馳往掩取蒙之語略入解書片紙告之故題焚篋中

書及屏棄弓刀之屬比蒙之挾吏卒至一無所得守大怒劾于
朝運使兩薦 查道為館陶尉廉介與妻採野蔬為粥以療飢
道不勝負欲去官會都運使樊知古素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
與縣主簿葉齊知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亦不敢
當公薦也知古不得已兩薦之長編**鐵面少府** 楊王休字子
美調臺州黃巖尉邑有豪民武斷一方具得其奸狀白於郡黥
隸他州閩里歡傳稱公為鉄面少府儒者輕生 蕪緘移武陽
尉劇賊黑李二等倚居民為囊橐吏莫能捕緘蹤跡得其在
乃集眾大索縱焚傍隣數十家賊首果自火中逸出緘追斬送
府府尹賈昌朝大駭曰儒者乃爾輕生邪**反傷民命** 至和中

山陽尉李宗噴百姓申蝗抑令食之提刑孫錫奏劾上怒曰縣
尉亦親民之官謂其能尉安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削
其官舟活數十 胡宿字武平為真州揚子縣尉大水漂溺居
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為館閣
校理大小杖 嚴安之崔譚俱為赤縣尉安之令伍百執大杖
譚益大其杖如椽安之復令執小杖譚益小其杖至如筋安之
令伍百空手行乃不能學五色棒 曹操除洛陽北部尉初入
尉解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
強皆棒殺之京師歛迹莫敢犯者止寶劍篇 郭震字元振初
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武后欲詰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

篇石覽嘉歎即授鎡曹參軍賦金灝詩 唐婁師德補江都尉

賦金灝詩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有臺輔器

當以子孫相委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之名公座 蘇珣授鄆縣

尉雍州長史李義琰謂曰鄆縣本多詞訕近日遂絕由公為其

疏理因指顧廳事曰此座即名公座也但恨非逢暮所見耳清

水明鏡 河北尉馮譙復自謂清水見底明鏡照心春蘭秋菊

裴子餘補鄆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謨皆以文法著稱子餘

獨以文學知名或問長史陳崇業三子優劣崇業曰春蘭秋菊

俱不可廢也後為監察御史惠歸一尉 貧半千授武陟尉歲

旱饑勸縣令開倉以賑貧饑不從會令赴州半千便發倉廩以

給饑人刺史郭齊宋大驚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為存撫使謂齊

宋曰公之百姓不能救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令亦愧服清心

苦節 裴景昇為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豈可使無

上考為之詞曰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之聚糧之資清心苦節

從此可知不旋此人無以激勸五術省俗 陸贄補渭南尉德

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

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係羅察五要

簡官事彈琴 趙光亮字貞固少負志略好論辨武后稱

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時藥如隱者

之操自傷位不能配才卒請為代役 裴信授藍田尉德宗詔

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郡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常重規妻乳且
疾不敢免信請為代役如程當時稱其義盧無復盧坦
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
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巨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
以致之如子孫善字是天富不道之家不如恣其不道以歸于
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之加厚默識姓名汪大猷字仲嘉調
衢州江山縣所部百人默識姓名及幹力之優劣下得其用分
鄉警捕境內肅然迎刺刺逢萌字子慶家貧給事縣為亭
長時尉行過亭前候迎拜謁既而擲楬數曰大丈夫安能為人
役哉遂去之無不重商則任廉丘尉為性廉謹縣令丞多

貪濁因宴會次弟舞令丞舞訖勸則把手回身而已令問其
故則曰長官動手貧府亦動手唯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
耶人皆大笑禮部盧莊道年十六授長安尉太宗將錄
囚徒京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間
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為虞翌日太宗召囚
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日月應對
如神太宗驚歎唐新書不受黃蓮 朱履霜好學明法理則天時
補山陰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遺以數兩黃蓮因辭不
受曰不辭而歸恐毋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為姑
蔑令威化行于浙西著憲問五卷撮刑獄之機要新書

考 李詳為塩亭尉令考為錄事所擢詳請書錄事考刺史許之即書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終濁階前競聞聞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笑之御史臺記

治中

秦時置長史掌兵馬 漢治中別駕秩六百石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 唐改為司馬 宋太祖始置通判 庾亮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

車有屏星 孔恂字巨卿為別駕車舊有屏星如刺史車刺史因怒欲去之恂曰撤去屏星毀國舊儀別駕可去屏星不可去乃止題輿就辟 周景為豫州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

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擇曰擢拜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因曰并州朕

之粉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則天為按行圖擇日而遣有神呵禦

蕭遘字得聖介播州司馬道三峡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得聖謁白帝祠見帝類向所睹異之刀授三

公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勸兵士類討破之州界清靖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寶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汝後

必興足稱此乃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盧生三節李全

忠廣明中為隸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中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

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惟歟建曰蘆茅賴德澤而滋家有茅

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得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

全忠杖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將可舉死上章推全

忠為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已歲中

三轉 習鑿齒少博涉才情透逸桓温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

轉至治中謝朓曰不遇明君荊州老從事耳可敵三五張仁

愿中宗時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殺貴盜竊甚眾仁愿一切皆

獲救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懼高宗時賈敦頤洛州刺史亦有

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語曰洛州前賈後張可敵

京兆三王雌伏雄飛後漢趙温為京兆郡丞歎曰丈夫當雄

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官至於三公君若起卿顧和字君

孝然自知名族入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騏驎也必振衰

族時宗人顧球為揚州別駕榮謂顧曰卿速步君孝起卿矣江

左之奇 羅含字君章桓温辟為別駕城西池州上立茅茨伐

木為林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温常集舊佐問羅生何

如人荅者曰可謂荆楚之才温曰此江左之清秀豈唯荆楚而

已舍在官有一台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

豈非至行之徵耶不守偏地李顏微時居漢川與別駕姜顯

餞送刺史顯忽顏曰大丈夫何至守偏地為姜顯所陵即不復還家仍附船下十五年而為益州刺史顯猶遲擢為別駕

晉紀安帝紀**益水奉饒**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功

最優詔八朝父老揮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饒軌

受而飲之**任公雨** 後漢任文公為治中後事時天大旱白

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宜令民預為備刺史不聽文公自

貯大舟百姓或聞亦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

白刺史笑之日中天北雲起預使大雨至晡時滿浦十餘丈漂

壞屋舍所嘗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方外司馬** 晉謝奕

字元奕桓温辟為安西司馬奕在温座序情嘯咏曰我方外司

馬也**移床清論** 冀州刺史裴微召管輅一見清論終日不覺

疲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自是引輅為別駕**督厲風俗**

高士庶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

去望舍投餌哺之昆茅不相假財士庶為設條教辨告督厲風

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破碎奸猾** 王志

指出為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奸猾令行禁止境內肅然**散粟活**

人 李臯字子簡為溫州長史無幾擢行州事歲歉臯欲行賑

救掾吏乞候上旨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君命若殺

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飛章自劾上

嘉之 臯行縣見一媪垂白面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

二子鈞鏐官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為殿中侍御史
鏐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臯曰八則孝出則
勞行有餘力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由是舉奏並
除名勿齒 隋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歲飢將開倉賑給官屬咸
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而
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 王恂出許州長史歲旱時假刺史開
廩賑民即自劾元宗赦之 **決渠溉田** 李聽改靈州大都督府
長史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決舊
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權豪憚伏** 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
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暴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伏 **斷帶為**

炷

皇甫無逸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

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

廉介如此 **為政仁恕**

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劔南按

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直諫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

民慢且無畏荅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罰以立威乎卒不從而

蜀化 **雅稱燈籠**

劉隨制為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

燈籠 **為文戲經**

陳文惠公亮佐通判潮州潮之惡溪有鱷魚

食人公命捕得以文告而戮之其患屏息 **貴高麗書** 蘇軾通

判杭州高麗八貢使驕橫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

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 **奏罷內**

待 劉沈通判舒州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沈詣治數日而決之
 是時章獻太后詔修山谷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最急
 州將移疾不敢出沈抗言于朝罷懷信歸事有當爭 王質字
 子野通判蕪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與丈人
 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嘗以病在告一日宗旦省
 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鈎得之質曰弋不射宿
 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
 旦大驚為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無通判處 國朝錢昆少
 卿家世杭人也嗜蟹常求捕外郡人問所欲何郡但曰但得有
 螃蟹無通判處矣 郡奸民 李及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交

通權貴持郡長短適至京師求見及及拒之乃慢罵而去會有
 發諫事者及察其狀盡數前後所為以聞下御史鞠之斬于都
 市及由是知名善於將命 王濬為益州辟何攀為別駕濬謀
 伐吳遣攀奉表詣臺詔拜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
 濬無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嘉之詔攀參
 濬軍事 呵罵水神 後漢書陳茂有異術交趾刺史周敞辟為
 別駕敞欲到朱崖儋耳茂諫曰不宜履險敞不聽涉海遇風船
 欲顛覆茂仗劍呵罵水神方得濟 茂與敞俱行部到陽翟傳
 舍有置美酒一桮者敞命載酒以行茂取桮擊柱破之敞曰刺
 史年老酒益氣別駕破桮何也茂曰所過皆有駢駮載酒非宜

也甲辭辟賢晉鄧粲以高潔著名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

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凌虛歸家

盧耽仕州為治中有神術能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曾

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為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篇擲之

得履一隻手巾拭面孫權剋荆州將吏悉歸附而潘濬獨稱

疾權遣人舉致之濬涕泗交橫權親以手巾拭其面即以為治

中諸事一以諮之孫權嘉陸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

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楊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展

驥魯肅遺劉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為治中別駕乃能展

其驥足耳先主與言大器之辟為別駕別施一榻孔休源為

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

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梁書誤寵起拜崔敬嗣為房州

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獨敬嗣以親賢待

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

名每進擬御筆起拜者數四後引與語方知誤寵訪敬嗣已卒

乃授其子注官假寐辨獄宋胡宿字武平通判宣州有被誣

以殺人者獄成將抵死公疑之呼因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

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

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

公取獄辭窮治乃被誣者之婦與吳姓者姦姦者殺其夫與婦

謀執平人告官以掩已罪也 **吏隱堂** 宋趙衆為四川龍川簽

判作吏隱堂有詩云滿耳江聲滿目山此身疑不在人寰民舍

古意村村靜吏束刑書日日閒 **引咎自撻** 唐蘇世長歷陝州

長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市墨五百人疾其詭鞭

之流血世長不勝痛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罵賊** 宋董元亨通

判貝州賊王則據城叛元亨坐廳事賊黨排闥而入左右皆奔

賊脅元亨索車實庫鑰元亨張目罵賊遂被害仁宗贈太常少

卿 **躬冒矢石** 宋黃友通判檀州會金人背盟燕土響應友獨

領數千人與賊躬冒矢石破唇裂齒欽宗召見稱嘆 **囚宦者**

唐蘇良嗣為荊州長史高宗遣宦者來怪竹於江南將解上苑

宦者縱暴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獎慰取竹葉之 **風月**

人 唐白居易元和中對策直言無隱宰相嫌其出位貶江州

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為風月主人乃築

草堂于香爐峰北以自適 **風流別駕** 宋晁補之通判揚州以

文章著名太守蘇軾稱為風流賢別駕 **登樓嘯咏** 張九齡貶

為荊州長史常登南樓嘯咏賦詩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朝廷又辟

孟浩然於幕府 **飢者給錢** 宋鄭剛中為温州通判歲大饑流

民甚衆乃出俸勸糶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已有措置

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過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

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自守以下莫不稱賞 **夷人信服**

宋蘇頌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遣徽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所信

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注禱滅火 隋張祥為并州司馬時漢

王諒作亂縱火焚郭下百姓驚駭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再

拜泣禱曰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

火遂滅如鉞石 隋陳肅字弘儉心如鉞石老而彌篤為潁

川郡丞有清名賜絹百匹注捕鴿人 唐劉齊賢出為晉州司

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

鴿可令捕之帝曰齊賢豈捕鴿人耶公望直聲 宋賈公望通

判平江府有直聲時朱勗父子用事公望有詩曰正直士流少

傾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朱大銜之竟罷去還龍

鬚席 宋蔡抗通判蔡州居官清約家人有得龍鬚席為卧具

者乃介還之太守見知 宋周敦頤通判虔州薄于徼福而厚

于得民省于奉身而燕及惇嫠守趙林熟視其所為執其手曰

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飣粥不給 唐彭州司馬顏泉明泉卿

子也家貧居官廡而孤藜相從百口飣粥不給無愠歎之色襍

被自將 唐蘇瓌為揚州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奇產前長史

貲取巨萬環獨單身襍被自將著尊堯集 宋陳瓘字瑩中通

判明州職田之八頗厚盡棄于官以歸在郡時嘗著尊堯集戲

平戎策 張方平通判睦州趙元昊欲判戲平戎十策案并得

屍 宋黃幹通判安豐軍淮西師司檄鞫和州疑獄幹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謂曰因呼因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井我悉知之矣因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屍**火樓伺寇** 宋楊抗通判辰州蠻寇剽掠辰境抗置立火樓伺其出入則鳴鼓為號遠近相接蠻寇震駭遂屏迹**不欲委罪** 張齊賢通判衡州時

知州鞫劫盜十餘皆論死齊賢至活其失八者五人知州等懼譴責齊賢曰齊賢豈欲委罪眾人而自為功乎但令改正而已

朕忠思孝 唐南承嗣霽雲子也歷施涪二州別駕柳宗元稱

其朕忠思孝無替負荷**撥煩劇** 宋張忠恕通判杭州能撥

煩劇劇孝孝以體國為心**免荒田租** 宋宗澤通判登州境內

有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皆橫取于民者澤

奏免之**禁事祈禳** 宋周湛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

巫祝為事湛取古方書刻于石以教之仍禁為巫者自是人始

醫藥**介冑持斧** 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忽見一人

介冑持斧由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俱以告自是逢吉拜

造其室即見其人先逢吉而至率為常兵故逢吉出入將相一

十餘年**紗籠中人** 張達封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僧能相

人曰判官是紗籠中人藩後果為相**才思俊麗** 唐令狐楚辟

為太原從事自書記至節度判官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

奏至能辨楚之所為**小朝廷** 唐鄭從讜字正求為河東節度

表王調劉崇龜趙宗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
京州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究心吏事**張九成會書鎮東軍
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違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
此身者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浙東提刑張宗臣逮繫
州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尊遣人封求
知之否九成曰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使者不能上體聖意
而觀望宰相耶宗臣大慚九成投檄而去**植柳為柵**劉隨為
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伐木為柵壞輒易之頗困民力隨令環
植柳數千萬株以限內外民得不擾初西南夷市馬八官苦
吏誅求劉隨繩按之及隨罷夷人數百訴于轉運使稱吾父何

在拒義人教

龐莊敏為開封判官尚義人有寵遣宦者稱教
旨免工人市繇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義人稱教旨干撓府政
者上怒杖宦者切責義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官中之命毋得
施行**焚王均書**陳從易字簡夫調彰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
易攝州事有謀殺監兵欲從亂者從易推其首斬之均殺書至
州從易即命焚之

登布官

以良士而貧賢侯宜乎多成功而鮮敗事矣白集翹車
著諫笏帛垂文式重弓旌以光樽俎允奉幕中之畫以
稱席上之珍韋祐軍府之要掌在賓寮白集任為從事禮以上
賓白集載筆旌箱運籌帷幄受命辟書初事戎府任在軍

要權制矣機 參謀幕府制勝樽俎 從軍則望重仲宣佐幕
則才高阮瑀魯連飛書燕將得而自殺陳琳草檄魏祖讀而愈
風朝廷重寄委之以使伯軍府庶務制之以賓客類函南史陸
徽云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指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
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幕府者軍旅無常
居止故以帳幕遮之後世幕官之名始此

興文章

東漢竇憲平匈奴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下以典文

章作書檄

魏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太祖並以為司空軍

謀祭酒管書記琳作書及檄草成太祖先苦頭風卧讀琳所作
頭風頓愈馬曹 晉王徽之為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何署對

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官有幾馬曰不知馬
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馬知死**蓮幕** 晉王
儉字仲寶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沔與儉書曰盛府元僚
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八儉府為
蓮花池故沔書美之杲之字景行**示街子帖** 杜牧為牛僧孺
書記每夜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以防不虞後
牧以拾遺召僧孺以縱逸為戒因取一篋示之皆街子報帖云
杜書記平善牧大感服**以板拄頤** 王子猷為桓冲參軍冲謂
曰卿在府久府事當相料理子猷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頤云
朝來西山致有爽氣耳**上床大斲** 許侍中璩顧司空和俱作

王丞相從事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便命使入已帳眠顧
至曉回轉不得快熟許上床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
亦難得眠處負相極諫唐賈直言署李師道府及師道謀不
軌直言持刀負極諫曰願前死不見城破又畫縛載檻車狀
及妻子繫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後穆宗召為諫議何兩入車
晉王徽之有俊才以為桓冲叅軍從冲值雨便下馬入冲車中
謂冲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子孫相委唐婁師德調
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永慶異之曰子台輔器當以子孫相委詐
論僚吏哉不出他門宋王巖叟字彥霖魏公韓琦留守北京
辟為屬後韓絳代琦欲留巖叟曰巖叟魏公之客不出他

門士君子稱之羊公鶴晉劉安之少為殷中軍知稱之於庾
公公甚欣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是日殊不稱
庾少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按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
客試使驅之氈氍而不肯舞故比之釋羣羊唐裴准字琰之
宋徽中為同州司戶叅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州刺史李崇義內
輕之論之曰同州吏事頗敏李蓋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
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之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進然
筆為首尖一日而畢即予囊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
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羊郝隆蠻語郝隆為
相温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隆作一句云娵隅羅清池桓

問母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媾隅溫曰何為作蠻語陸曰千
里投公始得一蠻府恭軍那得不蠻語耶 **御史才** 喬琳歷果

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恭軍任紹業曰子紀綱一州能効
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琳曰能知吾失御史才也 **龍門賞**

晉 宋天聖中錢文僖公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
為推官尹師魯為書記梅聖俞為主簿一日謝歐同遊嵩山歸

暮抵龍門香山雲作文僖遣吏以厨傳歌岐至且勞之曰山行
良勞苦當少留龍門賞重府事簡無逐歸也 **才大官小** 唐王

勃年未冠以重名調補號州恭軍才大官小拂衣而遊天下期
以公輔 宋薛奎為開封府明鑄為暮重奎以公輔期之或問

何以知公曰其為人端重且喜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
貴臣相也後鑄果至恭知政事 **官循三人** 宋李承之字奉世

為明州司法郡守任情縱法人首敢辯承之毅然敢言守怒曰
郡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在公公自斷之可也若在有司當循

三尺法守憚其言而止 **雍州少選** 梁王建為雍州刺史以江
革為記室恭軍弟觀無書記沈約任昉與革書曰雍州妙選英

才文房之職總知昆弟可謂取二龍於長途聘騏驎於千里 **翰**

動如飛 唐乾符中王重榮鎮河中辟李巨川為掌書記時車
駕在蜀重榮大合諸藩竭力誅寇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

之隣藩無不竦動 **知師友** 唐劉蕡博學善屬文耿介嫉惡

文宗時對策極言中官權盛令孤楚在元興牛僧孺在襄陽辟
為從事待之如師友趙貞院唐劉三復長于章奏李德裕嘗
器之及鎮浙西命叅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咏終日長安私
第別置起草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三復獨處亭
中毅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之趙鬼擲掄羅友好學嗜酒
在桓温府以家貧乞禄温以其非治民才許而不用會同府有
得郡者温集僚佐餞之友獨後至温恠問之荅曰中路逢一鬼
大見擲掄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
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
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民吏所安為帝信任唐徐孝若為

清海軍節度使卒于鎮行軍司馬劉隱主留務時方多難孝若
最見信于帝或他有以事上陳于帝者帝必曰汝當問孝若其
所倚任如此谷歎繁初李晟表于公異為招討府掌書記朱
泚平露布于德宗帝覽泣下谷歎至拜以文害事文宗謂侍
臣曰近日諸侯奏語太浮華有事典實宜罰掌書以戒其流李
石曰右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殺公孫晉周振頻為三
公辟辟書下公輒亡時人歸為殺公掾莫有辟者魏舒揚源遂
辟之竟無事疾惡如風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
單匡贓罪三府語曰車如鶴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常
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之謂

從事衛羽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委以重事羽曰願庶幾於一
 割遂馳至定陶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殺其贖五六七萬種
 即舉奏一州震慄白馬從事 陳衆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
 等數千人攻縣光武遣司空李通帥師擊之衆自請以恩信曉
 諭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
 民立生祠曰白馬從事德行堂 邢顯為州從事人稱之曰
 德行堂堂邢子昂 魏賈洪與嚴包應州辟才學最高衆為之
 語曰州中睜睜賈叔業辨論洵嚴文通我以節友 班彪避
 地河南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相敬愛接以師友之道張德
 去官 晉劉毅州辟為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司隸

徐不過曰躍虎之犬鼯鼠蹈其背齧曰既能躍虎又能殺鼠何
 捐於犬投傳而去世稱水清 樊準字幼陵為別駕從事監職
 公正不殺私書世稱水清威厲水霜 虞芝為南陽從事太守
 蒯氏親連王室自恃豪援芝乃諷諫依法執案威厲水霜萬里
 肅清號曰卧虎 高慎敦質少華不能劇譚嘿好沉深之謀為
 州從事號曰卧虎可與計事 吳漢字子顏更始立使使者韓
 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兵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
 之徽至不殺 喬玄字公祖為梁縣功曹荆河州刺史周景行
 部到梁國玄謂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窮理其罪景壯
 玄意即署遣之玄到具考得姦賊梁冀馳檄赦之景承旨召玄

還檄至不設案之益愚昌坐檻車徵玄由是知名都官從事

漢胡騰辟荆州部南陽從事遇桓帝南巡到南陽騰上言樂與

所幸便為京師請荆州刺史比於司隸校尉臣職比於都官從

事管輅為文學從事張揚灵帝時為并州武猛從事孟

嘉為勸學從事

教授

漢武帝時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平

帝時學校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

一人

漢郡國皆有文學掾魏晉置中正唐置經學博士

以五經教授學士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及崇陽書院

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茅山書院

正身律物

胡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稱說務明忠

孝之大端及罷官龜山楊公為代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

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昃云暮也樂道安貧陳

師道為徐州教授高介有節安貧樂道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

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後安石卒以蘇軾薦授是職講明

心學

宋廖德明熙寧間為涿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

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海士愛敬之如甘棠詳撰樂語鄒浩調

頰昌教授范純仁為守掌令撰樂語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

亦作此語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之不

取非人

紹興中宋宙奏乞盡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逐州置仍

復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若教官非其人則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便費力切宜遴選也抗節不撓 李道傳為蓬州教授金

人窺散開急而吳曦復叛道傳密遺書安撫楊輔論曦必敗宜舉義討之曦黨來尋道傳道折之以義抗節不撓棄官而歸

置書不觀 譚世勳為柳州教授時王氏學盛行世勳置其書

不觀曰說多屢更無不易之論如臨大眾 陸九齡教授興國

端矩篋甫衣冠如臨大眾勸綏引翼多士向於學獻政本書

建炎中林勳為廣州教授獻政本書十三篇朱熹甚愛其書東

陽陳亮嘗曰勳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今世為井田之學者孰有

加於此者乎 **訓習有方** 晏承相殊留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

府學公嘗宿學中訓習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後學者輻輳

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賜對合**

意 施點任臨安教授孝宗寤寐英賢陳文公列公姓名以進

旋賜對合上意 **行鄉飲禮** 徐積為楚州教授患鄉飲之禮世

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問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是

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 **名重東南** 宋戴表元咸熙中進士為

達寧教授學博而才贍尤自秘重不輕許與以文章大家名重

東南 **講論語** 謝良佐為秦州教授州守呂大中每過之聽講

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敬 **誦通鑑** 袁

樞為袁州教授喜誦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

之號通鑑紀事本末作學碑宋任諒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

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遂擢提學夔路學事王曾不變吳昌

裔嘉慶中為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為之講

說祠周程張朱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詔士習

丕變

鯁言無忌

韓退之為張建封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

推官

忌狄魚謨為襄陽推官言行剛直使府知名方重

持

李常為宣州推官以方重自持教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

常推其友劉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有宰相才呂蒙正致政

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韓琦使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

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詘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

此真宰相器也明鎬字化基薛奎稱鎬有廊廟才遂除開封

府推官有臺諫風

四川總領符行中嘗欲增簡州鹽筴以其

事屬雅州推官李燾燾力拒之張浚謂有臺諫風虞事精審

蘇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曰子容處事精

審一經閱覽則其不復省矣決斷精敏蘇軾提開封推官決

斷精敏聲聞遠府事悉咨范如奎字伯達授武安軍節度

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由其誤帥已暑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

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大小悉

以咨焉職事爭辯

陳希點字子與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樞密

丘公密為守屢以職事爭辯丘公或憑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

其少霽執論如初至于再三竟不能奪（聖賢數人）錢宣靖公

若水為同州推官雪冤死者數人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祖聞

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中遷為樞密副使

薛簡肅公奎授隰州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

矣（舉劾擊蛇）孔道輔字原魯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

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殿拜

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

服（道清獻公）林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

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去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

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子受學）

宋康定間程珣通判南安軍時周敦頤為司理珣視其氣貌不

凡與語果知道者自命二子受學焉 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先生與之辯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而去

之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不死（不）

（願考校）宋寧宗時禁用偽學之黨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

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人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

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

士論壯之（書馬歸鄉）范仲淹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獄與太

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每歸解必記往復辨論之說
于屏上比及去官至字無所容負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宋梁顥為大名府觀察推官真宗幸大名訪群臣邊事

顥曰上疏時論偉之

獄寘竟

宋陳戩為懷州司理用法平

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已得其寃狀而尉挾姻黨私請于公
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王平字
保衡章聖初為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
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為殺女子者理保衡
意疑甚州將趣具獄保衡持益堅數日河南迤移至許勅之乃
實殺女子者州將謝曰微司理幾誤殺人

宋王疇

宋王疇

宋王疇

皇祐中為開封府推官內侍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為仇家所
尋請發棺檢視疇曰安知非允良有姦窮治之果然

韓絳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清自謂母娠宮中生民間稱皇

太子都人聚觀頗以為疑吏收捕驗問無實猶止羈置近郡公

上疏引成方遂事論奏甚切清遂伏罪

為衡州司理參軍居官盡職俸祿雖薄必分以贍宗族朋友不

少吝惜

宋俞獻卿為昭州軍事推官初州積緡錢

鉅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後大兵至賴以饋軍

宋英宗以水災求直言蘇州推官蒲宗孟上疏曰臣陰象婦女
陰類兵陰物閹宦陰之餘姦臣陰之極邪佞陰之本四夷中國

之陰雨潦之變殆為七者所召也 **托疾** 宋永州司理劉

為鞠獄為法家疏駁為謂今觀疏駁者之設意大與古人用心

不同從古惟聞死中求生不聞生中求死 **托疾** 而歸 **慶**

宋歐陽觀廬陵人舉進士歷綿隨潁三州推官歲時祭祀必涕

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厚也常夜點燭治官書屢廢言而歎妻

問其故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也後以子脩貴累贈崇

國公 **不毀橋** 宋吳輔為道州推官會蠻獠騷動群僚欲毀橋

梁以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者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

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不赴宴** 宋陳俊卿紹興中

為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事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

火太守汪藻走視同僚以宴會後至被詰問俊卿唯唯推謝已

而守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忍自解董

人之罪乎藻歎服

督郵 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也

故督郵功曹之極位

御會奉餼

歐陽欵為汝南太守汝南俗十月鄉會百里內縣

皆齋牛酒宴飲饗禮畢欵教曰西部督郵繇迺天資忠貞宜顯

之於朝主簿讀教功曹郵憚前曰迺資性貪邪罔上害人朋府

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憚敢再拜奉饒欵慙不知所言門下

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切直朋府德也可無受饒欵曰欵

之罪也敬受觥公孫瓚陳球為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

賄球不與太守怒搃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

繁陽有異故今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為相耳目後

漢蔣崇為北海相督郵缺更選功曹吏徐蒙曰無可為者唯功

曹耳崇遂署蒙遣行縣謂曰相以督郵為耳目也後舉大綱

鍾離意為會稽督郵對太守曰夫千里之政但當舉大綱大綱

若舉百目自張矣可舉應天田延年為河東太守尹翁歸從

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閔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

舉應法得其罪臺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也駟車督郵後

漢許慶家貧為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駟車督郵始如鷹

東觀漢記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

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譚清論以激勵

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

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鞬即中郡縣斂手諒

輔新郡人為督郵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焉貸御史罪光

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延為部督郵

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園陵樹葉皆

請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理帝善之勅延從駕到封丘城門小

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引咎以為罪在督郵上詔曰以

虞延故貸御史罪嚴霜之誅漢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

候文為東部督郵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茲惡以成嚴
霜之誅祿部詎有其人乎文即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實曰誰
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實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孫程
文武兼備 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悉召故吏有文者東武
者西尹翁歸伏不起曰文武兼備惟所施用奇其對徒署督郵
少年督郵 漢宋穆之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太守問曰
若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
為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閭
未彰言於府穆之曰方今聖化大行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
連棟不可勝記太守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也

一餐 後漢聞人統字文公為郡督郵家貧無馬行則負擔卧
則無被連麀皮以自覆不受人一餐之饋

掾曹 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 唐改曰司功參軍 功
曹眾吏之師 又有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參軍
又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

廊廟才 孫劭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曰廊廟才也後為吳丞

相接以交禮 虞翻會稽人太守王朗命為功曹接以交友之

禮湘中琳瑯 羅含字君章太守謝仁祖一見稱為湘中之琳

瑯自江下從事轉主簿請舉公過 韓神卿為揚州錄事參軍

事故相崔圓久狎愛州民丁其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

君趨以前曰請舉公過公與小臣狎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
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罰驚謝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
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曰
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驚謝之曰吾過矣因察有
詩人而吾不知目留而薦之問以邊策胡則字好調憲州錄
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遣則入奏太宗曰問以邊策
對稱旨帝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遂令記姓名中書喜得友
杜祁公知永興軍辟孫甫之翰司錄事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
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之乃從容陳當世之務祁公曰喜得
友矣鳴鼓撤裘魏朗從太守行春寢於閣外感時志激中夜

長歎府君朝問昨歎息者是誰主簿曰書佐魏朗府君由是知
朗有凌雲之志轉功曹佐正旦與掾史上朝時功曹吏顧翕被
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翕不敬勅卒撤去翕恚而不聽以
手歐卒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曰朗當朝正色有不
撓之節遂退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好人倫龐統為郡功
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恠之統曰當
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
不羨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
其半使有志者自勵以三賢晉吳達合門大小一十三人
亡傭倩三年內成七墓十三棺太守張崇之嘉其節操召為功

曹顯三牒之命羔鴈之禮召以千金

李業少執志清白太守

劉咸慕其名召為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竟入獄咸乃

釋之華陽國志入壁成虎藥巴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

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

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

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

乃已成也當職圖新王渙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

豪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聞在郡何以為理寵對曰任功曹王

渙以簡賢選能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後南改操飭行許劭為

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節飭行同

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

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來百幹國冠岑

暄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冠

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

嚴聞暄高名請為功曹海內奇士臧洪為太守張超功曹超

兄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

何人超曰洪才畧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引見洪

與語大異之正色苦諫晉任旭臨海人郡將蔣秀嘉其名請

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旭正色苦諫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

送秀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不義掃迹

范滂為功曹嚴正疾惡其有行違孝弟不執仁義者皆掃迹斥
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按吳引云魏袁渙好清靜
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知其不屈穎
川太守徵庾袞為功曹袞服造袞之衣杖鉞荷斧不俟駕而行
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徒行入郡將命
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體雖恭
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
降之絕馬鞅周章初仕郡功曹時竇憲封冠軍侯就國章從
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欲謁之章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
交且憲椒房之親禍福難量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

絕馬鞅乃止及憲誅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 鮑永署功曹
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陳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
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脅乃止後數日王莽詔書果下
捕矯稱者永田是知名自曝庭中諒輔字漢儒為郡五官掾
郡枯旱太守祈禱三日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為郡股肱
不能進諫納忠薦賢去惡和調陰陽順承天意令天地不格至
日中不雨請以身塞川乃積薪以自環構火其旁若日中不雨
將自焚至日中兩大作抱書投火後漢王威為汝南五官掾
太守郭公有罪當懲怖欲自殺威抱書自投火中而死太守得
解其罪刃金志遠汝南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盜割官錢密

寄申太守暴亡申盡買黃金還其家汝南欲以列於先賢畫像
抱朴子以為不宜 闕敞為五官掾太守第五常以錢三十萬
寄掾常後卒其孫長敞盡還之 **儀狀絕眾** 實玄為郡上計吏
朝會數百人玄儀狀絕眾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 **死父勵操**
高岱字孔父少勵高操年二十七郡將咸憲辟以為上計岱辭
不行憲曰卿懷書千卷隱光藏輝擇君而仕太守今日屈行誠
不展志然鳳凰舒翼龍虎躬步而不得已君其勉之岱遂行 **徵**
在蘭臺 王揚字子出為郡上計吏見郡為哀帝傳不成歸郡
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 **對板楯反** 程已字元道為郡計吏
至都會板楯反天子患之策問計吏考以方略元道對曰板楯

本忠勇立功先漢之義民也由不蒙撫恤以致反亂重兵臨之
無不平然不如選賢能太守服以威德彼自定矣 **記胡奴名**
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少為許訓計掾俱到京師訓自散鄉里在
路所經頓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目所更見訓皆密
疏姓名還郡出疏示奉奉省讀之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
胡奴名祿以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

類苑叢寶卷之十七

類苑叢寶卷之十八

官職門

節度使

即古方伯連帥之職唐初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
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

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河西節度
使自此接于開元朔方隴右等鎮皆置焉外任之重無此焉

唐節度使詣兵部辭日上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
祖道 按黃帝內傳玄女為帝制玄纛十二以主兵是纛自黃
帝始也似蚩尤首 唐節度使入境則州縣等節樓迎以鼓角
衙仗居前旛幢居中大将鳴珂金鉦鼓角居後 以八月考其

治否銷兵為上考足食為中考邊功為下考 節度使門旗二
龍虎旄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繒為之節及麾
槍則綢以碧油故謂之碧油紅旆受賜者藏于公宇私室別為
堂號節堂每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

賜以標

牛僧孺字思黯為山東道節度使賜彘樽龍勺詔

曰精金古器以比况君子

詔民七遷

張延賞為淮南節度歲

早民宅遷吏禁之延賞曰抱此而斃不如適彼以生乃具舟遣

之倚以為固

李臯遷荆南節度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

二十斬首三萬二千生擒六千未嘗敗師所過不敢伐妻棄踐
禾稼朝廷仰食江淮而淮西道出九江至大別皆與賊接臯轉

戰數千里餉路遂通江漢倚臯為固**宗俗不奕** 李嵩檢校太

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淫屠法死不葬以尸投山谷飼

鳥獸號其地曰黃坑有狗數百頭習食鬻頑為人患吏不敢禁

嵩至遣捕羣狗殺之申厲禁條遂革其風**號為債帥** 唐忠武

節度王沛死宰相裴度韋處厚以高瑀領忠武節度自大曆後

擇帥悉出管軍中尉所輸貨者假貸富人後得所欲則推髓斷

膏倍以酬息十償六七及瑀有命士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

無債帥**賜鞭為况**

唐貞元中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為

政寬厚而有紀綱不貸人以法後來朝還鎮帝使左右以所持

鞭賜之曰卿節義歲寒不渝故用此為况建封賦詩以自警**不**

獻駿馬

唐穆宗即位幽鎮反擇名臣為節度使初李聽為羽林有駿馬穆宗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白以備宿衛不敢獻至是上曰聽往在草中不與朕馬是必可用乃授河東節度使又文宗開成元年上嘆曰付之兵權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李聽可以為然按李晟有子十五人其聞者憲憲想聽云 **不奏白**

兔

杜棕字永裕佑之子唐文宗太和末鎮鳳翔時獲白兔監軍欲奏之棕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畫圖以獻及棕判度支河中奏駟虞見上謂棕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 **虞青**

海

唐王君奐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

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計授谷君奐聞其急可乘也率秦州都

督張景順乘冰渡青海擊破之以功遷大將軍 **誅舞文吏** 唐

穆宗長慶中柳公綽為山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鄆縣有二吏犯

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賊吏獄具公綽判之

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止祈福人** 宋王

嗣宗汾州人為節度使性剛正嘗卧病家人私鑿紙錢以祈福

嗣宗知而大呼止之曰神苟有知豈肯枉受福耶 **龜集城門**

唐鄧景山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為政嚴明有龜集城門鄧班

謂景山曰龜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

州節度使劉履反 **馬集城門** 柳仲郢初為諫議後每遷官必

羣鳥大集于昇平第庭樹皆滿五日乃散家人以為候至是為
天平節度使為不復集遂卒于鎮唐徐商拜河中
節度使突厥殘種以千帳渡河自來歸附詔商綏之商表處
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千人襍紙為鎧即勁矢不能入蜀風大變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人多嚮女為人妻德裕著為科約凡
年十三已上執三年勞已下執五年勞及期則歸之父母毀浮
屠私廬數千以地為農先主祠旁有名曰柔村者其民剔髮著
浮屠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唐異
誠字存之為邢寧節度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羌人比順向
時戍兵常苦調餉之艱誠募士墾屯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首

度支經費

唐昭宗大順中

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師

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輒備儀衛往謁之自稱百姓拜之
于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賈

補盜

唐僖宗乾符中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乃

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
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凡人未幾有捕盜至者盜謂之曰汝
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
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為
彼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斬盜于市于是諸盜益相疑
無地容足散逃他境唐僖宗時平謹為嶺南西道

無地容足散逃他境

唐僖宗時

平謹為嶺南西道

節度使初南詔入寇譚遣賈宏等使南詔相繼道死時譚已風痺召攝巡官徐雲慶曰能為此行乎雲慶曰士為知己者死敢不承命至善闡城欲驃信稱臣進貢且責之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今驃信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慶甚厚授以木夾遣還驃信夷語謂君也蓋知唐信唐李德裕節度西川建籌邊摺圖蜀地形南道山川與南詔相接者圖之左西道山川與吐蕃相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糧遠近曲折咸具乃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詰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不天巨節唐德宗時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每

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其母雖貴自織綃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宜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奉身清儉唐涇原節度使馬璘卒以段秀實代之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為治嚴稜唐裴玠授同州節度使徙山南東道玠為治嚴稜不務貢奉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縑服其所居處取庇風雨而已見像必拜唐韋皋字城武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招來雲南破吐蕃四十萬斬首五萬餘級其功烈為西南最皋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陸暢嘗為蜀道易以美之立祠祀祭唐袁滋徙義成

節度使義成東有淄青北有魏博乃用武之國也滋嚴設備而推誠信務在懷柔李師道田季安皆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圍殺新軍太和中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絳發兵救之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兵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激新軍眾怒大譟絳遇害上以溫造代之使討之造行至虜城遇與元都將衛志忠密與之謀以牙兵圍新軍八百人皆殺之叔元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不棄耄卒唐朱忠亮歷四鎮節度使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罷之答曰古人于老馬不棄况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好施樂士昭宗時王建為西川節

度使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材回龍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至市惧其為變皆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至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于境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太和中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入貢修好非陵踐上國也將軍不載部曲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悉罷防衛兵使二卒守門暢畏服不敢犯令悉罷防衛唐郗士美克昭義節度使自李抱真以來為節度者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千斛士美悉罷之出廩錢市物自給郗士美討王承宗為大將王獻督萬人為

前鋒獻忿橫士義斬以徇大破賊憲宗曰固知士義能辦軍事
承宗大震懼威震兩河斬將徇軍元和中成德節度使王承
宗卒其下立其弟承元時年二十四承元請畫節天子表請除
帥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謹謹不受命承
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肯從承元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
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
以徇軍中乃定刺血為表黃巢在長安稱大齊皇帝鳳翔節
度鄭畋刺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順逆皆聽命又密
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之出軍乘驛唐封常清以北庭
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性勤儉耐勞若每出軍乘驛私既纒二

馬賞罰分明不貪名位唐宣宗時翰林學士韋澳嘗奏事上
欲以澳為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辭上不悅及歸其甥
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
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漫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
耳遂出為河陽節度使欲存事分唐德宗貞元中李自良從
馬燧入朝上欲以自良代燧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
馬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欲存軍中事分誠為得體然
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得大臣體杜棕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聞
揚州倡女善酒令勅監軍選十人以獻棕不從監軍怒表其狀
左右請勅棕同選上曰杜棕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召

惊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
如得一魏徵也食集代宗謂郭子儀曰朔方將士思君
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乃以子儀為河東節度使既
至將暴卒貪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旗纓彩 乾元中名郭子儀還京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光
弼治軍嚴正始至號令一死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
方將士皆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建中四年馮
河清與姚况聞上幸奉大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
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涇原節度使况為司馬食
摘納直 唐柳玭為嶺南節度府使辭中摘熟既食納直于官

東梅 唐蕭倣為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
家人病取搞梅于公厨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高朕長城 田
弘正充魏博節度使以功加平章事來朝上眷待殊等固請留
闕下帝勞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
辭 李愬謀襲蔡州遣大將馬少良遇吳元濟捉生
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言于
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陳光洽為之謀主請為公擒
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文城柵降 愬待秀
琳甚厚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愬召虞候史用誠誘
擒之愬命釋縛待以客禮祐感泣言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

曲可以乘虛真抵其城想然之後復業高駢為西川節度

使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稀突奈何

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

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

民大悅武宗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使明日

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雄

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

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今破潞州者果雄也詔賜雄帛

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賜將士王忠嗣在

節鎮名屬長付以兵器使授士卒雖弓矢必誌其姓名軍還遺

弦亡鏃皆按姓名治罪部下人人自勸馬燧為河

東節度使以河東騎士單弱悉召牧馬廐後得數千人教之數

月皆為精騎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居二年得選

兵三萬人長慶中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

張弘靖代之莊默自尊汝旬乃一出坐決事政事多委之幕僚

韋雍輩文皆輕薄嗜酒豪縱嘗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能挽

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太和中殷侗為齊德滄景

節度使滄州承喪亂之後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四值至

鎮與士卒同甘苦拊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

庫充盈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留心民事務除馬

氏橫政擇廉平吏用為刺史縣令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乃大會諸將于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為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立梟殺之五代惟晉斬刺 唐劉瑑字子全進宣武節度使先是大饗雜進倡舞瑑曰豈軍樂耶取壯士千人被鎧甲擁矛盾習擊刺又下令不可止夜行使民自便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出為戎鎮嘗擢擢嘆息有詩云鹿官乞與真拋却賴有詩名合得償蓋以節將為麤官也眾

中條

唐肅宗時寶應中史朝義反以雍王迺為元帥會諸

道兵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

兩牌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眾大敗唐

畏服

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倜儻有義氣韋臯在蜀表授校

書郎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遊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為政蠻夷畏服宋太祖以

趙贊為彰武節度使贊至邈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敢

服

裴度為河東節度使帝命盧弘宣諭曰為朕卧

護北門可也

威令

李愿元和初為銀州等節度使威令

簡肅甚得綏懷之術斬夫

使 韋臯為營田判官權知隴州

留後事朱泚既僭遂令家僮使于臯又遣劉陶質授臯鳳翔節

度使皋俱斬以徇於是進皋為御史大夫隴州刺史

唐賈耽為山南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澤既復命耽方

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納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

之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請殺之耽即日離鎮以獻

甫自隨軍府遂安興元元年以耽為工部尚書

元帥

左傳晉作三軍謀元帥雖有元帥之稱而非官名隋以親王為之唐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則曰

總管高祖置左右元帥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皆以親王領之又以大臣為副

詩書元帥

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襄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撫軍元帥

唐建寧王俊英毅有才略善騎

射每血戰在前時肅宗即位欲以廣平王為元子以俊為兵馬

元帥左右曰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之元帥撫軍也廣平

為宜表進詔勅

代宗即位內官程元振忌嫉郭子儀巧行離

間請罷副元帥子儀既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勅一千

餘首凡二十卷曰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誠子

孫萬代之寶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

行禮

郭子儀自涇陽入朝帝御安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

朝見之禮宴賜隆厚圖形焚相

史朝義據東都代宗遣德宗

會諸軍大破之朝義走河北俄而賊將斬朝義以獻以元帥功

拜郭子儀等八人圖形于凌烟閣飲化血水

唐輔公祏據江

東反命河間王孝恭為行軍元帥擊之將發宴諸將取水忽化為血在坐失色老恭飲之曰此公祏授首之徵也眾服其識度

後果擒公祏

清河江神 隋揚素為行軍元帥伐陳素率水軍

東下舟艦蔽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

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遣將誓師

開運三年錢弘佐為東南兵

馬元帥李獯贊之求救也諸將皆言山水險惡不可興兵弘佐

變色曰唇亡齒寒古之明戒吾為天下元帥豈不能恤隣若有

異議者斬眾皆攝伏乃遣將誓師辭令明肅果有成功

總管

後周改都督為總管總管之名始此 隋文帝以并益

荆揚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為上中

下三等

唐諸州復有總管

當今名將

太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薛萬徹江夏王道宗而

已以青丘道行軍總管伐高麗拔其城 高宗時李勣為遼東

大總管率兵二萬執高麗男建等詔勣獻俘昭陵

裴行儉為定襄大總管為糧車伏壯士五輩又伏精兵踵其後

虜果掠車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

方為神丘道大總管討百濟俘其王義慈所滅三國先執其王

烈擢伊麗道大總管復征賀魯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烈

兵以舒左右翼包之烈令步卒據高嶺稍外向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因其亂擊之賊大奔**洞玉甲**薛仁貴副鄭仁恭鐵勒道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一發洞貫**洞玉甲**江夏王孝恭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蕭銑二鎮縱戰艦於江中諸將曰得船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頗江鎮成見艦舟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現候往返吾拔江陵矣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蹀血虜庭**李靖為少襄道大總管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趣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太宗曰靖蹀血虜庭遂取之襄古未有鞏足澡吾渭水之恥矣思不傾身

唐張士貴為龍朔道行軍總管太宗以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聖書褒勞**焉者皇叛郭孝恪請擊之即拜西川道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虜之帝悅降爾書褒勞**金瓶賜勞**秦叔寶事秦王府奔馬軍總管戰表良川破尉遲徵有功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罰以啖爾况子女玉帛乎**勇冠三軍**薛萬鈞為沃沮道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冠三軍**木蘭傳**李勣為通漠道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渡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得濟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喜與

已合率衆夜發勦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不得度酋長率部落
五萬降于勦大業吐谷渾寇邊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
雖老尚堪一行帝以為西海行軍大總管靖策深入遂踰積
石山大戰數千百人多降吐谷渾伏見自縊死圖像以進秋
青字漢臣為涇原副總管上欲一見之詔令入朝會寇逼平原
乃令亟往俾圖像以進觀其儀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扶萬
人之稱

經略

唐貞觀二年邊州別置經略使此蓋使名之起也宋
不常置咸平五年始以右僕射張齊賢為鄆寧等路經
略寶元中夏人入寇始命陝西沿邊大將皆兼經略唐志經

略使計度為上考集事為中考脩造為下考

賜中和詩

唐戴叔倫為容管經略使綏戎夷落咸名流聞其
治清明仁恕多方略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寵賜云石頌德

唐元結為容管經略使自諭蠻豪綏安八州民樂其教立石頌
德威聲風行唐裴行立為安南經略使威聲風行有文武材

唐高宗以畫師德為河源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宋
嘗贖索唐徐申字維降為邕管經略使黃洞納曾供賦不敢

後外蕃歲以珠璣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賦外未嘗贖索商
賈饒益龍圖長城范仲淹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

三萬叩城仲淹麾兵血戰賊遂奔北戒諸將無追奔既而果有

伏兵又等大順城及細腰胡盧等寨瑠明珠城城二強族萬餘人皆去賊為中國用神世衛不利于定州人心動搖及見仲淹耀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慕郭公鄭戩字天休代仲淹為經略營慨然慕郭代公功業元昊擁眾臨黑山戩勒兵巡邊抵鎮戎趙蓮花堡置酒高會旗幟絡野饒鼓喧天虜眾十萬相顧不敢動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其畏如此

督府

建武初征伐四方權置督軍御史竟則罷魏以司馬懿為征蜀大都督晉伐吳以賈充為大都督徵黃鉞

總督六師

唐大府以置都督景雲二年置二十四人察刺史

以下善惡揚益并荆四州為大都督汴兗以下十州為中都督齊鄆以下十州為下都督後以權重難制唯存四大都督府餘皆罷之

得江漢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招撫以禮懷遠以德得江

漢之心吳人悅服

南土美謠

杜預都督荊州南土美而謠之

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力與勇功

譚其才明

庾翼都督

江荆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克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河南皆懷歸付

政務清淨

唐漢陽郡王瓌為荊州都督

政務清淨嶺外酋豪數相攻瓌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

求鷹

唐李大亮為涼州都督嘗有鷹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

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矣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者如其擅求是使非其人也太宗報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威

行南服 晉劉弘為荊州都督威行南服凡有興廢手書宰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始知棟梁 宋璟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結屋多火患璟教人陶瓦又築堵如邱肆越俗始知棟梁

相慶 陶侃都督荆湘等州士女相慶侃敏恭勤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間

兒童亦知 宋張浚視師江上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大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其國必問浚今何在

飲會泉 唐馮立拜廣州都督前後

作牧者多以黷貨以致蠻夷怨叛立至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數曰此豈德之所酌耶吾雖曰汲此水庸易吾性

我遂極飲而去

修堰堰 唐張守珪為瓜州都督州地以瘠不可藝是時渠堰為虜毀材木無所出一夕水暴出大水千章塞流而下因取之修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記事

營田 唐貞觀中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及儉以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說諭從之代州即以儉為代州都督儉因遣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畜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息轉漕 唐王峻景龍末授州都督州舊有兵營仰餉衡永

駁始等羅郭罷成卒開屯田數十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期年
人刻石頌德

賜錦表改

唐王方慶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

每歲有鳧船泊市味非前都督路尤數冒取其貨船首不勝忿

殺之方慶至秋毫無索部中首領詣府訐府曹素有相餉方慶

約官屬不得與交通議者謂其治廣第一詔賜瑞錦雜絲以表

兼改

不納銀金 李商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哀金以贈不納

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民皆趨本

唐竇軌為洛州

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

之由是威信甚行民皆趨本

示賊禍福 唐馮元常拜廣州都

督安南首領李嗣僊殺都護劉延祐劫掠州縣詔元常討之元

常率士卒航海馳赴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其首惡

而還

流涕請省 王師討蔡不利裴度請身督戰帝曰度曰果

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彰義軍節度

淮西宣撫招討處置使

勞師教場 樞密副使王庶嘗往江淮

措置邊防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便服坐

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

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

張魏公

張魏公視師江上時

兀木擁兵十萬于淮陽公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

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令韓世忠移書兀木言張樞密

已在鎮江初虜謀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木問世

忠所遣麾下王愈曰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在此愈出所下文書元本見公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垂遺以世忠書問戰期愈曰一日而虜宵遁矣上賜手書曰卿獎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兗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嘆督參陳俊卿及浚子斌赴行在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

奉使

周官曰使適四方朝覲宗會會同君之禮也存覲類省聘問臣之禮也周有行人之職時聘以結好問問以諭志春秋列國多有之周禮地官掌節掌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燕陽輔之注云此

皆鑄金為節各為虎人龍之象以山國多虎如晉楚澤國多龍如吳越平土之地則人之如陳鄭之平原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知其所往之邦蕩竹也以蕩為函畫為文采使其英華外著內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而重使臣也禮記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公羊傳去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曰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不受辭風俗通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軒軒之使採二代言還奏之水藏秘室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駒也三騎行日夜千里為程說苑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

此奉使之事也。漢唐以來有巡行博士直指繡衣觀風八使，按察六條，皆所以宣達德意，巡問疾苦，究吏治之得失，考風俗之淳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范昭觀政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齊國之政，歸報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大師識之，仲尼曰：不越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燭武退秦** 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武夜繼而出，見秦伯，秦晉逐退，**展喜犒師** 齊孝公伐魯，僖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玉趾，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有先王之命。

齊師逐退解楊成命 晉侯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

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

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解楊曰：受

命以出，有死無貳。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

以歸。**魯季孫行父禿** 晉郤克眚衛孫良夫，跛同時

而聘于齊，齊使禿者逐禿者，眚者跛者，逐跛者，蕭同叔

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晉閻而語，穆日

不鮮。齊人曰：齊之患自此始也。**報不出謝** 越王勾踐使

蕭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王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

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
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越處江海之政與魚鼈為
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日不冠不得見上國使適越亦將削
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韋詩越王
外傳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
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
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
也不得冀充之州乃處海垂之際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
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
見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故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

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
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見諸發乃逐韓子倉唐請
使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
以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
使侯何嘗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唐縹北犬奉
晨鳧文侯悅曰擊愛我矣乃復太子擊故曰倉唐一使文侯為
慈父擊為孝子不入狗門晏子短使楚楚為小門而延晏子
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奉使散
金漢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先人家
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踈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

稱意擢為天水太守厚為之禮兵使岐珍如魏司馬昭饗之
問吳之成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
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
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之
厚為之禮厚為之禮廣律使吳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律視
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並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律輒辭以醉
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寶刀贈之律
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
大王勉建勿業同獎漢室臣雖閭弱終不負東顧擊破沙車
宣帝時令羣臣薦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持節送

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三弟呼屠檄與唐國共殺其三萬
生及漢使者自立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祿大
夫刺殺德蘭元鳳中樓蘭國數遮殺漢使傳介子謂霍光曰
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詔介子持節以行王來見使杜士刺殺
之更其國為鄯善漢元帝時陳湯遠西域副校尉
矯制發兵護甘延壽襲擊匈奴支單于斬之唐儀自
唐太和公主降回紇以工部尚書胡詵為和親使次漢南虜人
欲屈資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詵固不從以唐儀自將訖不辱
命不受其物後唐明宗遣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
壞風飄三天長吳王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帛數萬文寶獨

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人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
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遣君命于抗而還不失漢節
張騫使月氏道經匈奴單于留之十餘載與妻有子然騫
持漢節不失金幕下開元中杜暹為御史往西蕃番人賁
金遣之暹不受左右曰不可失番人之情暹受之埋于幕下既
出境彩牒令取之口伐可汗唐鄭元璠字德芳突厥攻太原
詔持節往勞元璠隨語折讓數其背約之罪突厥愧服引還太
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辭屈高麗唐李義琰使高麗其三
擾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奈何倨見我其主辭屈為之
加禮弟義琛再使高麗其三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自是見

兄弟優劣仁傑請伐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府參軍鄭崇贊
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萬里之憂
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相協因相謂
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趙瓌與行唐趙瓌為八
番副使既行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木下合有一
官著驂立既而果然二張問何以知之趙曰某年二十前已度
此行亦不當怨時相也明諭禍福徐州節度張建封卒兵亂
囚監軍帝以李鄴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明諭禍福出
監軍獄中使復位及還稱旨遷郎中開陳利害唐婁師德為
監察御史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亦嶺持牛酒迎勞師德

諭國威信開陳利害虜人畏而悅之巢父難不唐孔巢父為

魏博宣慰使有辯才及見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順逆時悅

久不巨喜曰不圖今日還為三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之工曰

陸下若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國方多難待子而息爾不早引

歸乃一劇賊耳數日後田緒殺悅遂與大將邢曹等聽命巢父

即以維權知軍務紓其難不徇舊稅宋初三方贊奉命均兩

浙雜稅錢氏舊法畝稅三斗方贊令出一斗使還朝廷責其擅

減國稅方贊曰畝稅一斗天下道法兩浙既為王民豈可復徇

偽國之舊上從之不用舊禮宋洪邁字景廬號容齋時季子

也為起居舍人紹興中使金賀即位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

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

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入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

乃遣還知虜下力宋劉敞字原父博聞強記素知虜山川道

里及奉使契丹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方至柳河敞問

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而近不數日可至中都何不道彼而道

此虜人相顧驚愧曰誠如公言但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

易也敞使還命知揚州責責侮慢孔道輔奉使契丹優人以

文宣王為戲道輔正色責之君王默然又酌大危曰天寒飲此

可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從本朝曆宋蘇頌充北朝生

辰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曆一日北人問公孰是答

曰曆家算術以異遲速不同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
深然之錄外國事 唐韋弘機使突厥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
錄所過諸國風俗人物為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以書
獻之曰中國人 唐貞觀中遣職方郎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
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曆
見中國人隋時從軍沒于高麗者仍問親戚存沒望之而哭者
徧于郊野 朱弁副王倫使金金將議和當遣一人
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曾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
日觀幸先歸倫將歸弁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
印亦節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印授弁弁受

而懷之卧起與俱死非割地

曹利用使契丹真宗曰契丹如

貪歲幣乃國家細事或求關南之地當以理絕之利用見虜巢
首及關南地利用曰割地之議死不敢聞虜度不可奪遂決通
好之議虜歲不屈 唐崔倫以右庶子使吐蕃虜執倫逼為書

約成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婆城閱六歲不屈乃遣還代宗見之
為感動嗚咽倫即具陳虜之情偽及山川險易指畫帝前入服
其議 唐崔敦禮字安上以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

厥前後建明克會事機 慶曆中契丹來求關南地

上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入對曰主憂
臣辱臣不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

急義不憚勞奈何亦以官爵賂之遂往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幣其詞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子弟曰然則為納字可乎弼亦不可契丹知其不可奪乃自遣人與弼偕來帝曰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置幣而返徽宗時秘書郎衛膚敏假給事中往賀金主生辰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及入賀而反先之已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奈何請至燕山觀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置幣而返祥柯獻地宋命唐恪往撫慰之唐人始自疑乘甲而逆之恪盡撤兵衛獨持騶卒數十人往夷人望見歡呼投兵聽命感泣拜舞曰不圖今日得沾王化云班

不動 宋施師點使金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特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不動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請及金使至問館伴去師點今居何官館伴于班中指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正敵國禮魏杞使金具言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使張恭愈以國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辭不就列宋沈起使契丹至其庭其蕃位與西夏使同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力爭之遂升本朝使者班語甚有節宋王拱辰字君貺至和三年以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于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酒飲客觀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以年

壯元也騎屋聚觀宋許將字仲元使契丹居人騎屋棟聚觀
曰者南朝壯元謂温偽許魏閻温字伯儉時馬超圍冀城急
別遣温密出告救於夏侯淵為超所獲超令言於冀城去東方
無救温偽許之乃將至城下曰宛軍三日至勉之勉之遂殺之
斬使降城寇恂字子翼擊高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
不屈恂怒欲斬諸將以為不可恂不聽斬之峻即日降諸將問
之恂曰文峻之腹心殺之則峻亡其膽所以降耳拔刀自誓
東觀漢記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眾使匈奴眾至北庭虜
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
單于恐而止刃自刺吳中大夫馮熙使於魏魏使陳羣誘

之昭以重利熙不為迺送至摩陂欲困苦之熙懼見迫不從必
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孫權垂涕曰此與蘇
武何異竟死于魏簡子拔兵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
期以一月六月丙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蘧伯玉為相史
黯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不
動大集請見晏子使吳吳王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
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感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
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
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齊民善盜晏子
使楚坐之兩縛一人來王問何為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

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魯魯連子曰展無所為魯君使遺齊裘君鴻至澠而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無所不敢說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侯無擇行道失之後獻空籠曰非無錢以買鵠惡輕易其幣星星入斗漢書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匈奴單于雕陶莫皋死遣中郎將揚興使匈奴東東入律十洲記天漢三年西國三使

來曰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我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年矣星星向益部李邵事見星門遺珠一石蜀宗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西增白帝之守何如對曰東益巴立之兵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相問權捉預手泣涕而別曰君樹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矣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石全全活饑人韓琦為按撫使時益路人饑公蠲租減稅募入入粟全活百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命命御史王絲以待御史為廣南運使舊蕃稅之來必擇精者絲令精粗兼取萬人悅之目為金珠御史國國之巨蠹南市舶使周慶立

造奇器以進侍御史柳澤曰慶立雕制詭物造作奇器乃治國
之巨蠹也玄宗稱善

類苑叢寶卷之十八

